

《陰符經》

黃帝撰

漢-張良等注

<u>篇目</u>	<u>頁數</u>
上篇	(2)
中篇	(5)
下篇	(7)

上篇

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故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。

太公曰：「其一賊命，其次賊物，其次賊時，其次賊功，其次賊神。賊命以一消天下，用之以味。賊物以一急天下，用之以利。賊時以一信天下，用之以反。賊功以一恩天下，用之以怨。賊神以一驗天下。用之以小大。」

鬼穀子曰：「天之五賊，莫若賊神。此大而彼小，以小而取大。天地莫之能神，而況於人乎！」

筌曰：「黃帝得賊命之機，白日飛升。殷周得賊神之驗，以小滅大。管仲得賊時之信，九合諸侯。范蠡得賊物之急，而霸南越。張良得賊功之恩，而敗強楚。」

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。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手身。

太公曰：「聖人謂之五賊，天下謂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生，食五味而死，無有怨而棄之者也。心之所味也亦然。」

鬼穀子曰：「賊命可以長生不死，黃帝以少女精氣感之，時物亦然。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，露之即見傷，草木植性尚猶如此，況人萬物之靈，其機則少女以時。」

廣成子曰：「以為積火焚五毒，五毒即五味，五味盡可以長生也」。

筌曰：「人因五味而生，五味而死。五味各有所主，順之則相生，逆之則相勝，久之則積氣蒸蒸，人腐五臟，殆至滅亡。後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矣，是以至道淡然。胎息無神，仙味之術百數，其要在抱一守中。少女之術百數，其要在還精彩氣。金丹之術百數，其要在神水華池。治國之術百數，其要在清淨自化。用兵之術百數，其要在奇正權謀。此五事者。卷之藏於心，隱於神，施之彌於天，給於地，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，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。黃帝得之，先固三宮，後治萬國，鼎成而馭龍上升於天也。」

天性，人也。人心，機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亮曰：「以為立天定人，其在於五賊。」

天發殺機，移星易宿。地發殺機，龍蛇起陸。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。

範曰：「昔伊尹佐殷，發天殺之機，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，故有東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。」

太公曰：「不耕，三年大旱；不鑿，十年地壞。殺人過萬，大風暴起。」

亮曰：「按，楚殺漢兵數萬，大風沓冥，晝晦，有若天地反覆。」

天人合發，萬變定基。

良曰：「從此一信而萬信生，故為萬變定基矣。」

筮曰：「大荒大亂，兵水旱蝗，是天殺機也。虞舜陶甄，夏禹拯骸，殷系夏台，周國麥里，漢祖亭長，魏武乞巧，俱非工者之位，乘天殺之機也，起陸而帝。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權臣擅威，百姓思亂，人殺機也。成湯放桀，周武代紂，須籍斬羸嬰，魏廢劉協，是乘人殺之機也。覆貴為賤，反賤為貴，有若天地反覆。天人之機各發，成敗之理宜然，萬變千化，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。」

性有巧拙，可以使藏。

良曰：「聖人見其巧拙，彼此不利者，其計在心。彼此利者，聖哲英雄道焉，況用兵之務戰。」

筮曰：「中慾不出謂之啟，外邪不入謂之閉，內啟是其機也。雄知如陰，不動如山。巧拙不性，使人無間而得窺也。」

九竅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。

太公曰：「三要者，耳、目、口也。耳可鑿而塞，目可穿而眩，口可利而訥，興師動眾，萬夫莫議。其奇在三者，或可動或可靜之。」

筮曰：「兩葉掩目，不見泰山。雙豆塞耳，不聞雷霆。一椒掠舌，不能立言。九竅皆邪，不足以察機變，其在三者：神、心、志也。機動未朕，神以隨之；機兆將成，心以圖之；機發事行，志以斷之。其機動也，與陽同其波；五嶽不能鎮其

隅，四讀不能界其維。其機靜也，與陰同其德；智士不能運其榮，深聞不能窺其謀，天地不能奪其時，而況於人乎？」

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克。姦生於國，時動必潰。知之修之，謂之聖人。

筮曰：「火生於木，火發而木焚。姦生於國，姦成而國滅。木中藏火，火始於無形。國中藏奸，姦始於無象，非至聖不能修身煉行，使姦火之不發。夫國有無軍之兵，無災之禍矣，是以箕子逃而縛裘牧，商容囚而蹇叔哭。」

中篇

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

良曰：「機出乎心，如天之生，如天之殺，則生者自謂得其生，死者自謂得其死。」

天地，萬物之盜；萬物，人之盜；人，萬物之盜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鬼穀子曰：「三盜者，彼此不覺知，但謂之神明。此三者況車馬金帛，棄之可以傾河填海，移山覆地，非命而動，然後應之。」

筮曰：天地與萬物生成，盜萬物以衰老。萬物與人之服禦，盜人以驕奢。人與萬物之上器，盜萬物以毀敗。皆自然而往。三盜各得其直，三才遞安其任。」

故曰：食其時，百骸理。動其機，萬化安。

鬼穀子曰：「不欲令後代人君，廣斂珍寶，委積金帛，若能棄之，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。食者所以治百骸，失其時而生百骸；動者所以安萬物，失其機而傷萬物。故曰：時之至，間不容瞬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。是以賢者守時，不肖者守命也。」

人知其神之神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。

筮曰：「人皆有聖，人不貴聖，人之愚。既睹其聖，又察其愚，復睹其聖。故《書》曰：『專用聰明，則事不成。專用晦昧，則事皆悖。』一明一晦，眾之所載。伊尹酒保，太公屠牛，管仲作革，百里奚賣粥，當衰亂之時，人皆謂之不神，及乎逢成湯、遭文王、遇齊桓、值秦穆，道濟生靈，功格宇宙，人皆謂之至神。」

日月有數，大小有定，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鬼穀子曰：「後代伏思之則明，天地不足貴，而況於人乎？」

筮曰：「一歲三百六十五日，日之有數；有次十二，以積闖大小余分有定；皆稟精氣。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；聖功神明亦稟精氣，自有不為日月而生。是故，成不貴乎天地，敗不怨乎陰陽。」

其盜機也，天下莫能見，莫能知，君子得之因躬，小人得之輕命。

諸葛亮曰：「夫子、太公豈不賢於孫、吳、韓、白，所以君子小人異之，四子之勇至於殺身，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。」

筮曰：「季主凌夷，天下莫見凌夷之機，而莫能知凌夷之源。霸王開國之機，而莫能知開國之機，而莫能知開國之源。君子得其機，應天順人，乃固其躬。小人得其機，煩兵黷武，乃輕其命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』又曰：『知機其神乎！』機者易見一而難知，見近知遠。」

下篇

瞽者善聽，聾者善視。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；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。

尹曰：「思之精所以盡其微。」

良曰：「後代伏思之，耳目之利，絕其一源。」

筮曰：「人之耳目，皆分於心，而竟於神。心分則機不精，神竟則機不微。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，離朱漆耳而明目。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，舉事發機，十全成也。退思三反，經晝歷夜，思而後行，舉事發機，萬全成也。」

太公曰：「目動而心應之。見可則行，見否則止。」

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於目。

筮曰：「為天下機者，莫近乎心目。心能發目，目能見機。秦始皇東遊會稽，項羽目見其機，心生於物，謂項良曰：『彼可取而代之』。晉師畢至於淮淝。荷堅目見其機心死於物，謂荷融曰：『彼勍敵也，胡為少耶？』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，成敗之機見於目焉。」

天之無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風，莫不蠢然。

良曰：「熙熙哉。」

太公曰：「誠懼致福。」

筮曰：「天心無恩萬物，有心歸恩於天。老子曰：『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』是以施而不求其報，生而不有其功。及至迅雷烈風，威遠而懼邇，萬物蠢然而懷懼，天無威而懼萬物，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。聖人行貨也，無患於有功。行代也，無威於有罪。故賞罰自立於上，感恩自行於下也。」

至樂性餘，至靜性廉。

良曰：「夫機在於是也。」

筮曰：「樂則奢餘，靜則貞廉。性餘則神濁，性廉則神清。神者，智之泉，神清則智明。智者，心之府，智公則心平。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澄水，以其清且平。神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。夫聖人者，不淫於至樂，不安於至靜，能棲神靜樂之間，謂之守中。如此施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盪，辯士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懼，見禍於重開之外，慮患於杳冥之內，天且不違，而況於兵之詭道者哉！」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尹曰：「治極微。」

良曰：「其機善，雖不令天下而行之，天下所不能知，天下所不能違。」

筮曰：「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，椿菌鵬鷗，鉅細修短，各得其所，至私也。雲行雨施，雷電霜霓，生殺之均，至公也。聖人則天法地：養萬民，察勞苦，至私也；行正令，施法像，至公也。」

孫武曰：「視卒如愛子，可以俱死，視卒如嬰兒，可與之赴深溪。愛而不能令，譬若驕子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。」

禽之製在氣。

太公曰：「豈以小大而相制哉？」

尹曰：「氣者，天之機。」

筮曰：「無龜食蟒，口隼擊鵠，黃腰啖虎，飛鼠斷猿，蛛蛙齧魚，狼口嚙鶴，餘甘柔金，河車服之，無窮化玉，雄黃變鐵。有不灰之木，浮水之石，夫禽獸木石，得其氣尚能以小制大，況英雄得其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。」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。

太公曰：「損己者物愛之，厚己者物薄之。」

筮曰：「謀生者必死而後生，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。」

鷓冠子曰：「不死不生，不斷不成。」

孫武曰：投之死地而後生，致之亡地而後存。」

吳起曰：「兵戰之場，立屍之地，必死則生，幸生則死。恩者害之源，害者恩之源。吳樹恩於越而害生，周立害於殷而思生，死之與生，恩之與害，相反糾纏也。」

愚人以天地文理聖，我以時物文理哲。

太公曰：「觀鳥獸之時，察萬物之變。」

筮曰：「景星見，黃龍下，翔鳳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揚波。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錯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，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為理亂之機。文思安安，光被四表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，六府三事，無相奪倫，百穀用成，兆民用康。昏主邪臣，法令不一，重賦苟政，上下相蒙，懿戚貴臣，驕奢淫縱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牆，百姓流亡，思亂怨上，我以此時物文理為理亂之機也。」

人以愚虞聖，我以不愚虞聖，人以奇期聖，我以不奇期聖。

筮曰：「聖哲之心，深妙難測。由巢之跡，人或窺之。至於應變無方，自機轉而不窮之智，人豈虞之？以跡度心，乃為愚者也。」

故曰：「沈水入火，自取滅亡。」

良曰：「理人自死，理軍亡兵，無死則無不死，無生則無不生，故知乎死生，國家安寧。」

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。

尹曰：「靜之至，不知所以生。」

天地之道浸，故陰陽勝。

良曰：「天地之道，浸微而推勝之。」

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。

良曰：「陰陽相推激，至於變化在於目。」

是故，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，因而製之。

良曰：「大人見之為自然，英哲見之為製，愚者見之為化。」

尹曰：「知自然之道，萬物不能違，故利而行之。」

至靜之道，律曆所不能契。

良曰：「觀鳥獸之時，察萬物之變，鳥獸至淨，律曆所不能契，從而機之。」

爻有奇器，是生萬象。八卦甲子，神機鬼藏。

良曰：「六癸為天藏，可以伏藏也。」

陰陽相勝之術，昭昭乎，進乎象矣。

亮曰：「奇器者，聖智也。天垂象，聖人則之。推甲子，畫八卦，考蓍龜，稽律曆。則鬼神之情，陰陽之理昭著乎象，無不盡矣。」

亮曰：「八卦之象，申而用之。六十甲子，轉而用之。神出鬼人，萬明一矣。」

良曰：「萬生萬象者心也。合藏陰陽之術，日月之數，昭昭乎在人心矣。」

廣成子曰：「甲子合陽九之數也，卦像出師眾之法，出師以律，動合鬼神，順天應時，而用鬼神之道也。」